

# 汉代乐府古辞与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研究

文晓华 著

凤凰出版社

非外借

# 汉代乐府古辞与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研究

文晓华 著

 凤凰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代乐府古辞与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研究 / 文晓华  
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23. 4  
ISBN 978-7-5506-3932-4

I. ①汉… II. ①文…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中国—汉代②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  
代 IV. ①I207.2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55263号

- |         |                                              |
|---------|----------------------------------------------|
| 书 名     | 汉代乐府古辞与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研究                           |
| 著 者     | 文晓华                                          |
| 责 任 编 辑 | 黄如嘉                                          |
| 装 帧 设 计 | 徐 慧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br>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照 排     | 南京凯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br>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新大道399号, 邮编:210038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5.625                                       |
| 字 数     | 378千字                                        |
| 版 次     | 2023年4月第1版                                   |
| 印 次     | 2023年4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3932-4                       |
| 定 价     | 98.00元<br>(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57718474)  |

本书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汉代乐府古辞与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研究』(12YJA751062)资助

## 序

晓华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时得到各位专家的高度评价。此后，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充实、加工，日臻完善，最终完成了这部书稿。书稿即将付梓出版，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甚感欣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乐府”（既包括听觉上的乐曲，也包括视觉上的文字）的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产生了一大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因而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乐府学。既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就必须有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必须有对整体的把握与观照，必须有理论的架构与本质、规律的揭示，还必须有乐府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等，这就给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当然，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深度的不断加深，难度也会越来越大。现阶段的乐府研究，正处在这样一个越来越难的时期，有些难题，称其为世界性难题也不为过。晓华所选择的这个研究课题，自然也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具有挑战性，但她不为所惧，迎难而上，勇气确实令人钦佩。越是难度大，价值也就越重大，对一个痴迷于学术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来说也就更有诱惑力。

诚然，前人在乐府研究领域已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发表了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乐府古辞的内涵与价值

的探讨,同题创作或同一类作品创作的流变,某一时代拟作的整体研究等,都有一定的深度和较高的价值。但前人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许多研究同题创作或同一类型创作流变的论文还浮于表面和单一(多为对作品主题的探讨,缺乏对艺术形式、风格、表现手法、语言特色等的深入分析)。二是大多数论文仅从某古题、某类别、某时代、某问题着眼,缺少对整体的把握和理论上的架构(本质的揭示和规律的挖掘)。这些不足之处正是乐府研究者今后主攻的方向。晓华的这部书稿正是力图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书稿设定了两大目标,一是勾勒出从乐府古辞到后世拟作发展变化的线索与风貌;二是由此抽绎出发展变化的内因及规律。

对第一个目标,晓华在资料的收集、作品的比对和分析、发展变化的线索和作品整体风貌的描绘上用力甚勤,细致入微。把从乐府古辞到后世拟作遽变的线索和整体风貌清晰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对第二个目标,晓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

一、乐府古辞对文人的吸引力及拟乐府不断文人化的倾向是乐府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

二、雅、俗文统的交融,其本质是“雅”对“俗”从文学形态到内在精神的汲取、解构和变异,从而形成了乐府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

三、民间口头文学转化为文人书面文学的机制与走向,正是文学与音乐的分离与文学自性的凸显。

四、文学之生存空间、运行方式所牵引的文学“社会身份”、“社会角色”的改变,以及由之导向的文学功能的变迁对文学流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由于部分乐府古辞已经失传，现在难以看到其真实面貌，而后世的拟辞与古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之间既有模仿、继承的成分，也有改造创新、“为我所用”的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对后世同题拟辞的比对、分析，还原古辞的部分原貌。

这些观点和看法，新颖独到，颇有见地，且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虽然个别看法前人偶有涉及，但都未能从整体上进行观照，也未能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释。因此，该书稿可以说是乐府研究的新突破。晓华为人端庄大气，作风严谨踏实，做学问也视野开阔，功底扎实，因此这部乐府研究的力作正是她为人品格的真实写照。

值此书稿付梓之际，略陈鄙见，聊以为序。

张采民

2021年11月于心远斋

# 目 录

|                             |        |
|-----------------------------|--------|
| 序 .....                     | ( 1 )  |
| 导 论 .....                   | ( 1 )  |
| <br>                        |        |
| 第一章 乐府古辞的民间性质 .....         | ( 29 ) |
| 第一节 乐府古辞的概念 .....           | ( 29 ) |
| 第二节 乐府古辞的判定 .....           | ( 46 ) |
| 第三节 乐府古辞来自民间 .....          | ( 78 ) |
| <br>                        |        |
| 第二章 乐府古辞的文学主题 .....         | (106)  |
| 第一节 乐府古辞主题研究的复杂性 .....      | (110)  |
| 第二节 乐府古辞的文学主题 .....         | (118)  |
| 第三节 主题学视野下乐府古辞的人物、情境和意象 ... | (153)  |
| 第四节 乐府古辞与《诗经·国风》主题比较 .....  | (170)  |
| <br>                        |        |
| 第三章 乐府古辞的文学风格 .....         | (193)  |
| 第一节 古辞的叙述方式和表意结构 .....      | (195)  |
| 第二节 古辞的语态和语体 .....          | (223)  |



|      |                      |       |
|------|----------------------|-------|
| 第四章  |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的功能指向与创作动机  | (237) |
| 第一节  |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概况          | (237) |
| 第二节  | 拟古辞创作主体的变更与拟古辞的功能转移  | (261) |
| 第三节  | “文学自觉”背景下的文人创作动机     | (285) |
| 第四节  | 文人拟作对古辞文学精神的汲取和解构    | (311) |
| 第五章  |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的文学主题       | (324) |
| 第一节  |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与古辞文学主题的关系  | (325) |
| 第二节  |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的文学主题       | (340) |
| 第三节  |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对古辞主题的沿袭与解构 | (393) |
| 第六章  |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的文学风格       | (409) |
| 第一节  | 拟古辞的叙述方式与表意结构        | (409) |
| 第二节  | 拟古辞的语体和语态            | (427) |
| 第七章  | 魏晋六朝文人拟古辞的文学史意义      | (451) |
| 第一节  | 开启文人诗歌的“作家”时代        | (451) |
| 第二节  | 奠定文人诗歌“文统”的雅俗融合机制    | (469) |
| 结 语  |                      | (484) |
| 参考文献 |                      | (486) |
| 参考论文 |                      | (492) |
| 后 记  |                      | (494) |

## 导 论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口头歌谣便已开始了最早的文学创作,简单的二言《弹歌》描述了上古人民的劳动打猎情景。文字产生后,其表现内容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占卜、祝颂、记事等应用型文学与表情、达意的纯文学逐步发展起来。先秦文学是文学的起点,其表现形式、写作内容和艺术手法等构成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其所开辟的诸体文学亦是后世文学进一步发展衍变的渊源。

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必然携带着时代和作者的印迹。随着创作环境与作者个人因素的改变,这些旧印迹有的消失了,有的被隐藏起来,有的则被传承下去;同时新的印迹又产生了,如此往复,文学便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些新旧印迹构成了文学发展中某些特别稳固的质素,联结着母体文学与后世文学,从而建立起丰富而多变的文学传统。

中国历来便有“道统”“文统”之说。“统”者,“纪”也,“从糸,声”<sup>①</sup>;“纪”者,“别丝也”,“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

---

① [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5页。后文若再引用本书,脚注皆简写为“书名,页码”。以下各条同此条。

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统与纪义互相足也。”<sup>①</sup>“统”之本义是理众丝得其首，使纷乱的众丝呈现为一个具有明确首端与清晰走向的有序状态。由此本义出发，“统”便具有了正统、系统等引申义。

“道统”“文统”之说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家长制、宗法制在文化文学领域的遗存和体现。家长制在进入到阶级社会以来，更加严格保证统治者家天下的权力系统，这一系统首先要确保继承者血脉的纯正性，强调其出身来源是正而非偏，是嫡而非庶，具有强烈的排斥非正统之意。周王朝已经规定在王位的继承上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当一代代嫡子继续着统治时，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的序列与体系。这种宗法观念深入人心，并渗透到社会各种领域：下到一个个家族家庭，有祖辈传下的家训、家教，以维护家长思想得到传承，并以此约束整个家族之人，以形成家族的一致性、延续性；上至文化与思想领域，亦必上溯古人，在前人那里找寻根源，以示不背弃祖宗传统。孔子推崇尧舜，致意文武，孟子更是将其归结为一脉相承的师承渊源：“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sup>②</sup>韩愈《原道》亦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sup>③</sup>柳开亦云：“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

① 《说文解字注》，第645页。

② [东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481页。

③ [唐]韩愈著，屈守元等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5页。

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sup>①</sup>这些思想家建构了一条上达尧舜的思想大道,其后,这一思想发展脉络由朱熹总结为“道统”二字,“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sup>②</sup>

文学发展过程中亦存在“文统”。古人论文学,往往重视其渊源,重视某种文学风格的传承关系。班固《两都赋序》曾为“赋”名本正源:“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sup>③</sup>指出赋体源出于诗,是古诗之流,即从属古诗一脉,实为抬高赋体地位之说。钟嵘《诗品》论诗品人,往往溯其流,探其源,勾勒出一个个文学创作系统。钟嵘所给出的文学源头有《国风》、《楚辞》、《小雅》等。其言古诗“源出于《国风》”,其流则是后代文人,如魏文学刘桢“源出于古诗”;而汉都尉李陵则“源出于《楚辞》”,汉婕妤班姬则“源出于李陵”;又,魏陈思曹植“源出于《国风》”,陆机则“源出于陈思”,颜延之则“源出于陆机”<sup>④</sup>……这番梳理,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诗歌的序列。钟嵘在文学评论中考镜源流,将诗歌风格具有一定相似性的诗人归纳到一定的诗歌体系中去,其内在理路即是遵循文学统绪,对诗人进行文学风格上的归并。

“文统”一词由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首次提出:“是以规格文统,宜宏大体。”<sup>⑤</sup>此处的“文统”虽然主要指文章的整体格局,

① [宋]柳开:《应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册),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663页。

②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陆册,第29页。

③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页。以下同。

④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⑤ [南朝梁]刘勰著,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2页。

但刘勰在此篇中讨论的却是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sup>①</sup>,“相循”与“因革”“望今”与“参古”皆不可废,已具有一定的文学系统之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各体文学,往往具有鲜明的“史”的意识,即注重挖掘某体文学的渊源,并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其发展始末,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简单的分体文学史。如《宗经》一篇重在指出各体文学的渊源:“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sup>②</sup>,其以先秦经书为后世文学源头,“统其首”“发其源”“立其本”“总其端”“为根”之说,强调五经“义既挺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sup>③</sup>,并可匡正流弊、“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其《明诗篇》论诗本“诗言志,歌永言”之意,是以从先秦古歌谈起,有葛天氏乐辞、云门、南风等诸曲,以示“顺美匡恶,其来久矣”<sup>④</sup>;又叙“自商暨周”之诗,诗经言志,离骚讽怨;汉代之诗,既有继轨周人之作,又有“婉转附物,怊怅切情”之作<sup>⑤</sup>;又下及建安五言、正始仙诗,当诗入晋世,则稍显轻绮,宋初文咏,山水方滋;最后又总结了四言诗、五言诗的风格特点,并归结到《诗经》。这是一种贯通古今的文学的“史”的意识,既强调前作的典范源头意义,又叙及后作的跟进发展态势,不言“文统”,而“文统”已具。刘勰不仅具有这种宏观的文学史的意识,亦具备微观的文体流变意识。其《杂文》篇,便叙及三体杂文的写作脉络:自宋玉创《对问》体起,后世有东方朔《客难》、扬

① 《文心雕龙义证》,第1106页。

② 《文心雕龙义证》,第78页。

③ 《文心雕龙义证》,第61页。

④ 《文心雕龙义证》,第177页。

⑤ 《文心雕龙义证》,第171—193页。

雄《解嘲》、班固《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问》等,继承其以“对问”形势“申其志”的写作精神;又有七体,自枚乘的《七发》以下,“作者继踵”,有傅毅的《七激》、崔骃的《七依》、张衡的《七辨》、崔瑗的《七厉》、陈思的《七启》、仲宣的《七释》,又自桓麟《七说》至左思《七讽》,枝附影从,十有余家,皆秉承“曲终奏雅”的写作模式;扬雄的《连珠》体,拟者间出,有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然唯士衡之作最佳,“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sup>①</sup>这种微观的文章体式流变探讨,聚焦的是某一特殊文学体式的写作特色,具有更加鲜明的写作模仿及序列意识,因而亦是“文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笔下的“文统”一词虽然并非我们所指的“文学传统”“文学统绪”之意,但其追根溯源的“史”的意识正是尊重“文学传统”、建立“文学统绪”的做法。

唐宋以后,作为“文学传统”解的“文统”一词逐渐增多,南宋周紫芝为王安中《初寮集》作《序》曰:“黄张晁秦既没,系文统、接坠绪,谁出公右?”<sup>②</sup>清代方宗诚曰:“标名家以为的,所以正文统也。广取诸家,所以扩学识也。”<sup>③</sup>各家所指“文统”虽然并不相同,但“文统”一词广为各家接受却是事实,且各家均将维系文统、矫正文统视作文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并以此保持文学发展的延续与纯正。

“文统”,绝不仅仅指文学层面诸如文字、内容方面的延续,它还包含着文学精神的传递、文化密码的绵延。或是温柔敦厚或是秉笔直书、是抒情还是言志、是入世还是栖隐,文学作品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有所传承和借鉴、偏离和改革。

① 《文心雕龙义证》,第518页。

② [宋]王安中:《初寮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27册,第3页。

③ [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义例》,程根荣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

## 二

雅俗是文学写作精神的重要内容,亦是维系文统的基本要素。刘勰曰:“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sup>①</sup>其在《定势篇》亦提出:“雅俗异势。”<sup>②</sup>文学是注重内容还是更注重形式,从雅还是从俗,都是文学通变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雅、俗这对概念非常复杂。首先,作为一对相生相伴、相反相成的观念和标准,雅、俗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等等,均可用雅、俗进行评判;其次,雅、俗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流动不居的,“雅”有雅音、雅言、雅乐、雅正、典雅、古雅等诸多相关义项,“俗”则有俗乐、习俗、风俗、世俗、低俗、鄙俗等含义。<sup>③</sup>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往往崇雅贱俗,雅文学一直被视为文学史的主流,但俗文学却也顽强生存,潜流不息,并最终发扬光大,形成俗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热潮,而俗、雅文学亦在某种程度上发生融合、转化,从而形成文学的全面发展态势。

相对于俗,雅的含义较为清晰。在先秦材料中,雅,首先是一种乐器。《周礼·春官·笙师》言笙师之责为“掌教𦍒竽、笙、埙、簫、箫、篪、笛、管,春牍、应、雅,以教祔乐”<sup>④</sup>。可见,“雅”应是一种乐器。《礼记·乐记》载子夏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

① 《文心雕龙义证》,第1094页。

② 《文心雕龙义证》,第1119页。

③ 可参看孙克强《雅俗之辨》,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④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627页。

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sup>①</sup>此处，“雅”即为一种乐器。郑玄云：“雅，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挽之，有两纽，疏画。”<sup>②</sup>其所奏之乐当称为雅音。

雅指乐器、音乐又可通过字源学材料加以证明。王念孙《读书杂志》云：

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才，《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sup>③</sup>

王引之根据先秦材料指出“雅”“夏”互通，朱东润、孙作云等学者亦曾论及<sup>④</sup>。陈致据史墙铭文中“夏”字字形象人手持羽而舞，认为“夏”字当是“双手执羽，单足立地而舞之舞容。”<sup>⑤</sup>他又指出，根据史墙铭文的内容，“夏”字“既可指宗周之地，亦可指与夏代有关的职衔”<sup>⑥</sup>。雅、夏互通，则雅亦当与音乐、乐舞相关，并与宗周之

①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0页。

② 《周礼注疏》，第627页。

③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台北：广文书局，1963年版，第647页。

④ 参见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诗三百篇探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孙作云：《说雅》，《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⑤ 陈致：《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第三章《雅乐的标准化》，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⑥ 《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第120页。



地关联。《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系从音乐的角度加以分类，其中风指地方性音乐，即从各地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雅则特指京畿之地的音乐，即是宗周之地的音乐。

乐既有雅音，则言亦当有雅言，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指出：“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sup>①</sup>《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sup>②</sup>明言孔子在诵诗、书及执礼时，皆用雅言而非鲁语，既有便于交流之意，更有推尊重视之情。由此，雅言、雅声就与方言、土风区别开来，并具有了一种高贵、正统、典雅的意味。汉儒解“雅”径作“正”，即是对其地位的肯定。以乐言，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得其正的表现是雅颂各得其所；以文学言，《诗经》中雅诗作者多为官吏，所咏多为政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sup>③</sup>雅诗、雅言、雅乐的地位突显，进入政治统治的视野之中：

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礼记·乐记》）<sup>④</sup>

---

① 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1页。

②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9页。

③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④ 《礼记正义》，第1144页。